

節酌通編總目

卷之一

書時事出處

卷之二

書時事出處

卷之三

書汪張問答

卷之四

書呂劉問答

卷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樓陳辨答

卷之六

書問答論事

卷之七

書問答

卷之八

書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九

書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

書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一

書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三

書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四

書知舊門人問答

卷之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知舊門人問荅

卷之十六

書知舊門人問荅

卷之十七

書知舊門人問荅

卷之十八

書知舊門人問荅

卷之十九

書知舊門人問荅

書續集

卷之二十

書別集

封事出處帖  
講章及雜律來帖

卷之二十一

封事

卷之二十二

封事

卷之二十三

奏劄

卷之二十四

議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奏狀

卷之二十五

奏狀

申請

卷之二十六

辭免

卷之二十七

書

卷之二十八

書

卷之二十九

雜著

卷之三十

序

卷之三十一

記

卷之三十二

誌

卷之三十三

銘



歲

贊

表

祭文

卷之三十四

碑

墓表

墓誌

卷之三十五

行狀

卷之三十六

行狀事實年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狀事實年譜

下



節酌通編終日終

節酌通編卷之一目錄書時事出處

延平李先生

先生名同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

平實沙縣無天啓嘗稱愿中如水壺

魏元履

衣召為國子學錄言事去國先生為

賦梅花詩以寄

陳侍郎

右僕射封福公後以少師魏國公致

仕率謚正獻孝方心敬

曹晉叔

類名未詳建安人朱子實紀見門人

陳丞相

侍郎上陳

汪尚書

名應石字聖錫玉山人進士第一官

六復名楚之初  
名換在于實  
所籍漢先生  
此平增直秘閣

初名汪高  
宗賜今名

節酌通編一

節酌通編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故亦稱汪端明先生

張欽夫名欽夫右文殿修撰廣漢人寓居長沙仕至

呂伯恭名祖謙號東萊開封人寓居婺州隆

○見言行錄

韓尚書名元古字無咎號南澗開封人維之

與先出善東萊為督著思齋錄等書

鄭自明名鑑莆田人官著作郎立朝敢言

袁寺丞名樞字機仲號梅巖建安人嘗為定

有易傳解義等書

臺端侍御史謂之臺

皇甫帥時皇甫簡與其子斌俱

丞相時趙雄為相孝宗將大用南

黃教授名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擢第嘗教

講論精密以此道有望期之謚文

王運使未詳何人樞或王簡

顏漕州未詳為某疑是顏師魯字幾聖章

孝友大節確如金石謚定肅

宰相時相之王淮亦名臣但以先生劾唐仲友

昭禍後世為清辭所擯

元三及學蔡方張公車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horizontal lin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節酌通編卷之一 書時事出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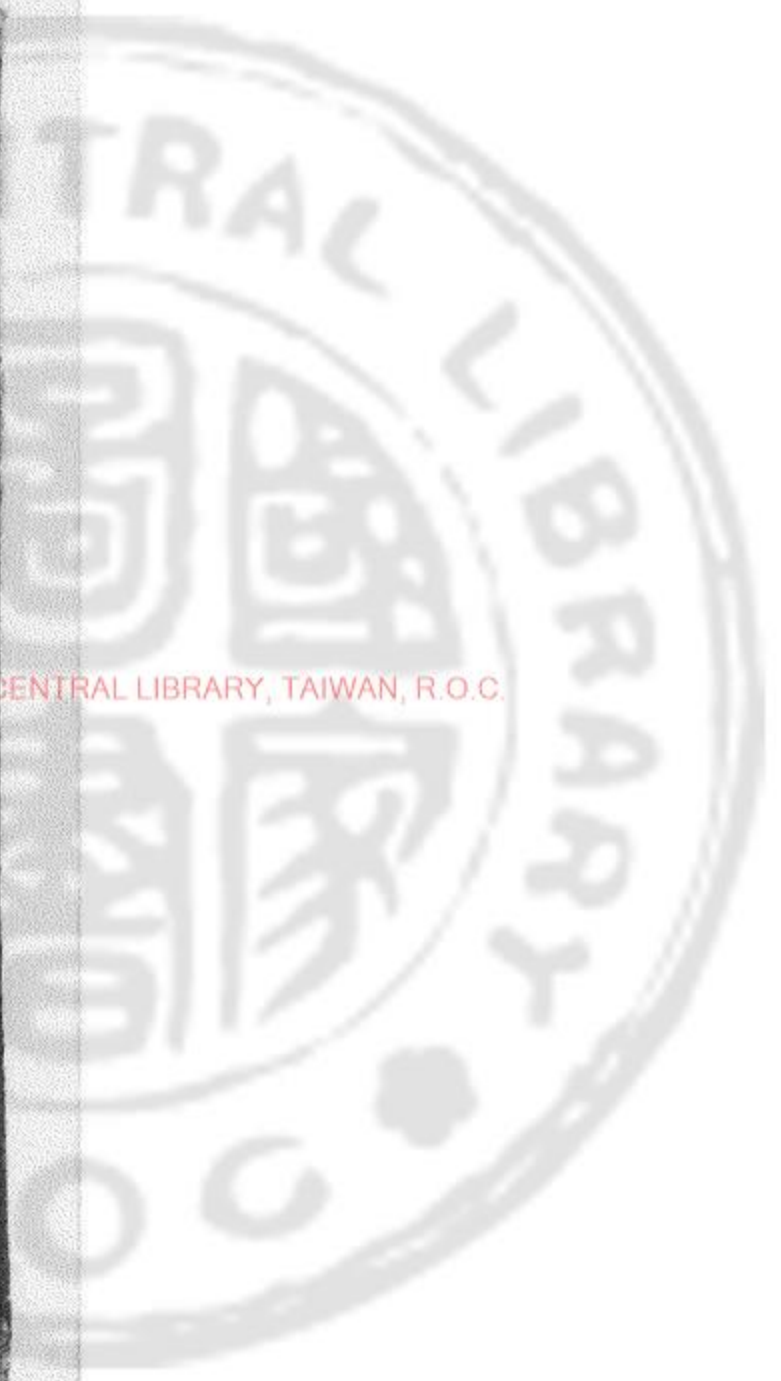
時事出處

與延平李先生書

隆興元年先生被召行至鉉山作此書也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鉉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病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敘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三者代之到闕萬一得對畢即錄呈也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此今欲措

書  
作鉉





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天氣未寒更乞為道保重以慰瞻仰

友直同家指喻先生趨召問延平以所宜

與魏元履書

按之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抗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姑為目前計

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為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遂初賦矣

咸韻府初字

癸未入對垂拱殿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之使人憤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望尹穡輩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後卿時為吏部侍郎

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揀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



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

日之書小暇及他而深以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道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



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里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焉無復豪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罔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

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入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



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旣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旣可其奏而群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況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

是而彊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



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

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憲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汪公計就職已久



方群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曹晉叔書

乾道三年先生訪南軒時先生監南峯廡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

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之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

守朱洞始創中廢至乾道初守劉改修長沙使君王師愈嘗為長沙宰與南軒遊先生亦云與王遊從於長沙但師愈非不肯入道德者此可起耳

與陳丞相書

三年冬除樞密院編修至五年三被臺帖起就職辭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侯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



開唐本  
作開

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尤竊恐懼不能自安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問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得不為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知遇而直遂巡退縮以求中此東岡

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間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獯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為明公出况如熹者又豈足



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  
鼎食以慰具瞻不勝懇禱拳拳之至  
此東

後漢周燮不應徵宗族曰  
何為守此東岡之茂乎

與汪尚書書應辰  
司上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  
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  
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  
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  
間瑕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狃於偷  
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偽之藝作焉上之人知

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  
古道未勝而舊習之藝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  
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  
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  
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  
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  
入下寒而容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  
士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  
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  
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為矯誕無實不可



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  
闡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實之衆人之  
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仰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  
求速化耳濡目染以暗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  
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  
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  
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  
張綱之謚深歎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

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  
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  
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  
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  
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  
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  
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  
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  
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  
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



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  
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

蘇氏浮靡  
早折名

答汪尚書書 同上

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戇愚日甚與世背馳  
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  
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  
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為自屏之計  
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  
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  
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抑明公之教熹

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  
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  
以為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  
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觀其後可也  
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尚  
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  
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老  
况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  
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  
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



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為大幸若  
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  
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  
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  
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  
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  
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  
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為之謀則必有所  
處矣

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

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立不能一  
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  
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  
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  
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  
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  
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  
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  
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  
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



是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  
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  
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乎

為國子學錄  
論會說去國

答張欽夫南軒先生

昨所惠兵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  
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  
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懟之心窺  
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  
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閉眼處奈何

奈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  
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  
不能克己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  
恐有失士之謂用心如此亦已繆矣

戒九

答張敬夫書

乾道六年右相虞允文建  
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陳

後卿爭不得而去卒遣范成大金人不  
聽起居郎張拭入對極陳備擡之道此  
書所論即此也  
時先生持母服

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  
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



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  
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  
正當條目亦詳備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  
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  
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  
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  
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  
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  
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  
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所

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和  
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  
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  
披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  
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  
及此事云此決無可問為臣子者但當思其所  
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後讎是乃  
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  
心發為號令則雖瘖聾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  
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



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為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放過也其他則而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說所亂不為小

稽唐卡从  
子韻會稽  
一作擔

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柰宗杜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



牙言本作  
牙韻會  
牙

慮之不能詳也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  
牙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  
事半而功倍矣熹嘗以為內脩外攘譬如直內  
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  
日直內而明且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  
一日忘而復離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  
世之務矣所請之端所元本同恐當作請與斬  
張甲之謀漢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陳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漢王求入類耳斬遺其頭  
陳餘乃遣兵助漢沫與醜同泗水地  
美切織者兩絛同也魏公紀史  
奏草已得獨觀所論該實詳明本末巨細無一

不舉不欲有為則已如欲有為未有合此而能  
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  
虞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  
吾使不若指此為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為上策  
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  
我而非所以為正名之舉矣尊兄二論雖不見  
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  
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為恭敬未必真有  
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



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  
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廢虛禮遂巡閑默  
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  
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  
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  
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  
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凶牘却似於此有未  
盡也書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  
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  
之心術而術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

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  
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  
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  
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  
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  
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  
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  
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故其論



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  
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  
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  
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  
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廣文會  
孝宗諱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向者  
請對之云乃爲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慫懃旣  
以待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  
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  
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

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日親見之矣蓋細  
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  
涵養之方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  
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  
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  
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  
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  
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  
經綸之業固與晝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  
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



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

不唐本  
作設

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今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措克之臣末流之弊不可勝揅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歲入幾何非泛科率幾何所收金谷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爲五井



于唐本  
作必

溝洫之制使通行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  
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  
古之緒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  
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倖明未窒殊未  
有以見陽復之効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  
言之至于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  
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

與呂伯恭書

東萊先生。年譜丙申二月歸婺源省先塋六月乃

還。是月除秘書郎。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

家才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  
所以異恩已足朝廷憇勞惠養之意况今又兩  
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  
懈辭當以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文書遣  
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文嘗於榻前復及姓  
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  
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  
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  
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  
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

書西漢錄

九

書西漢錄

二



韓退之  
作辯

就下  
有今日

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爲龍斷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韓文又豈忍必破壞之邪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爲後世嗤笑已作韓文書懇之幸因書更爲一言

使其察此哀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且爲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毋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



此固為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  
 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  
 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  
 病痛處其為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  
 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尚堪從官當作官  
 下與留丞相劉亦有  
 不堪從官之語韓無咎伯恭婦翁所以託伯  
 恭使懇於韓受恩命先是乾道九年癸巳有  
 改秩宮觀之命遜避逾年上意猶  
 堅不得已拜命慄達協切多言貌

答韓尚書書

無咎名元吉號南  
 澗。辟秘書之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  
 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

也

所為然竊妄意此必尚書文過恩推挽之力既  
 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  
 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  
 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者熹  
 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  
 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  
 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計退藏以求已  
 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假  
 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  
 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



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豪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閑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涂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

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群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入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申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歐縱



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  
 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  
 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  
 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  
 焉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  
 安坐而必致之者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  
 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  
 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焉  
 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  
 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方門

此者之者  
 及唐本作

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  
 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  
 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  
 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  
 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者深自悔  
 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  
 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

南楚凡己不欲喜怒而旁入說者謂之縱史辨  
 山王傳日夜縱史師古曰獎勸也以此者者  
 恐當  
 作也

答呂伯恭書

淳熙五年差知南康軍  
 免東萊累書勉行此其答



也

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  
愛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  
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區區之志狀中備見  
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移人情  
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  
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恠  
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  
却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令發其狂  
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

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  
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  
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  
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  
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  
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  
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  
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以扶  
接道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爲煩也

下疑有開字不然

不家唐

是字恐是所啟字



答鄭自明書

見陳後卿行狀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歛衽  
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  
於才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  
翁輩如何介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  
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  
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草雖鬱公議然得以  
此間暇進德脩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  
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  
以潛其源使誠意克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

右韻會去  
聲助也詩  
保右命之  
或作佑

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勸  
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  
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群小  
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  
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  
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  
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此外則伯  
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  
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  
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責哉然則今日吾人



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  
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  
學之方未得而論猶頗以為恨也向來一番前  
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死往往不滿人意正  
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  
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  
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驗也

與袁寺丞書

極字機冲嘗為宗正寺丞  
號梅巖有清古直節

補

憲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

必為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書對  
人往往坐贖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  
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  
疎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  
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  
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  
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  
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  
復變其所守為此睚眦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  
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



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曰當去也到官  
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閔徃徃無日不發於言  
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  
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  
於此勢小兒錫在此無婦女眷當無日不病熹  
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  
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為以計又不容復徃  
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  
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  
不能虛為此以延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

奏請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  
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  
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  
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安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  
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  
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為鄰萬一溘然於此  
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  
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  
曲折不暇編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  
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必從所



請乃千萬之幸六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  
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  
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  
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唯野小人喜悅貌韻

府同家與臺端書侍御史號臺端

憲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潛贖自  
咎乃蒙教答又在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疎  
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憲

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益嘗竊謂欲  
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  
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  
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以矣夫人而能知之夫  
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  
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  
操擢實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  
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  
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  
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



頤會枝  
通作文

其必將有以繼之則夫所謂病卒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支葉不若斧其根雍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

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旣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入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使入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達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



大唐本  
作大

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五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為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候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

與皇甫帥書

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



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狝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

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

與丞相荀子

在南康。時趙非為右丞相

熹昨蒙誤恩昇以待竹自度踈野不堪委寄累弊不獲通俛就事今十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駑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歎蹙額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懇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

倪頤會勉  
通作倪  
頤頤會勉  
通作頤  
誼傳鎮郵  
為頤

通編一

三



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慈含覆未遽矜從踈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心自強祇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甚上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爲政而不宜於民爲所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額可食俸祿不免復冒威嚴再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欲曲賜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儻蒙陶鑄得以病免其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

伏俟罪

國言出左傳謂國人之謗言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複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踈嬾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其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立林泉石號爲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



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為朝廷儻欲復脩廢官必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貧將與一二生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為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體希闊言之若草野而僭侮者是

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唯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為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當作怒

### 答黃教授書

灝字商伯南康人所以有仁里之云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餒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



頌於斯人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有  
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  
非欲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  
間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

與王運使劄子

在南

憲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  
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他州  
式樣官吏皆以為當放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  
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收支之數而凡  
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

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  
面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  
所為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  
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憲素  
心則為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  
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  
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  
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為州郡措置所收  
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  
自營之計憲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



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  
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  
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熹有  
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  
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  
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顏漕劄子

淳熙辛丑除提舉浙東常  
平茶鹽公事時本路荐饑

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  
此其翌年竣事時書也

熹衰病之餘彊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  
萬而越人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踟躕

憂愧殆未易以言喻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  
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喪登場  
賑救訖事見攢帳目申發即尋前請廢幾觀變  
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  
登覽剡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  
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  
耳

上宰相書

同上。昨  
率玉淮

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  
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



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走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竊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飢浙東爲甚浙東之飢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圉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喜於是時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已慙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

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時可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比日以來旱勢復作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



是以滂惶怵迫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  
幸聽之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  
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  
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  
今二廣之米艦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  
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  
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給降  
緡錢三二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  
辦諸蓄旣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  
紙朝馳而未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農之粟

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  
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餉支撥  
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斛已集求  
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  
求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  
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籍之  
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之勸旋  
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  
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  
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歌豔慕用



之心信今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辨况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卻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需賞而今歲者方且入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慮憂而有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不可惜也謀國之計宜戾若此豈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一事也然或者論則以為朝廷樽節財用重崇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樽節財用在於塞

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將預儲積蓄以大為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數餽餉之出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為樽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



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子之者非  
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  
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  
此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  
小者正在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  
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  
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烹  
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  
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  
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

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  
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  
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盡猶可復聚民  
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  
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  
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  
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  
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  
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  
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



萬一荐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

境之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紀陵夷風俗敗壞政戾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辰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統禔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

空詞才有勝空室獲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columns and includes various characters, some of which ar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index of items, possibly related to the library's collection.



節酌通編卷之二目錄書時事出處

趙帥名建光字子直宗室居餘干登第嘗帥

立寧宗忠存社稷未執喪公時知拒密定策

梁丞相名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進士第

諱

陳丞相見上

詹帥帥即祭文所謂詹侍郎而彼此皆不著

名字然此數書及祭文推重之辭與論

廣西鹽法亭皆同而下卷有答詹體仁儀

之書論相中學者之病而欲其排之其推

體亦同疑帥即儀之也朱門又自詹姓名

也人仁字元善者然考其音未與此自是兩





周丞相名必大字子充號平園廬陵人紹興

與光宗汝愚劾出與詞慶元偽禁以公

陳同甫名亮婺州人才氣超邁議論風

官一見言後識文事落不合後擢第授

李誠父先生之子平

張元善先生與李伯諫書云通鑑南北朝

修得大字劉德秀論去後封魏公卒謚忠宣

留丞相名正字仲至泉州宋策立寧宗公議

趙帥見上

趙尚書即趙

留丞相見上

王樞使名簡字謙仲廬江人孝宗曰磊磊落落

趙丞相即趙

李季章名璧眉之居後人薰之子佐曾平豈

文懿有鴈湖集又被謫後復官卒謚

黃仁卿名東福州人任

李公晦名方子號果齋武光澤人進士為

見大本著傳心精語紫陽

鄭參政名橋字惠叔甫田人進士第一在政

年譜見宋史道學傳

以不欺事君令名大節為世所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季章 見上

留丞相 見上

揚子直 名方長 汀人 登第仕至廣西漕使 久

有不合亦

項平父 名安世 號平菴 江陵人 一云括蒼人

職幕客 玩辭等書

張定叟 名杓 南軒之弟 官至端明殿學士 天

來示尹以

劉李章 名勸 廬陵人 特奏第一

黃直卿 名榘 號勉齋 仁卿弟 蔭補仕至主管

甚有益以子妻之 臨終授以深衣曰吾道

經傳續解文集若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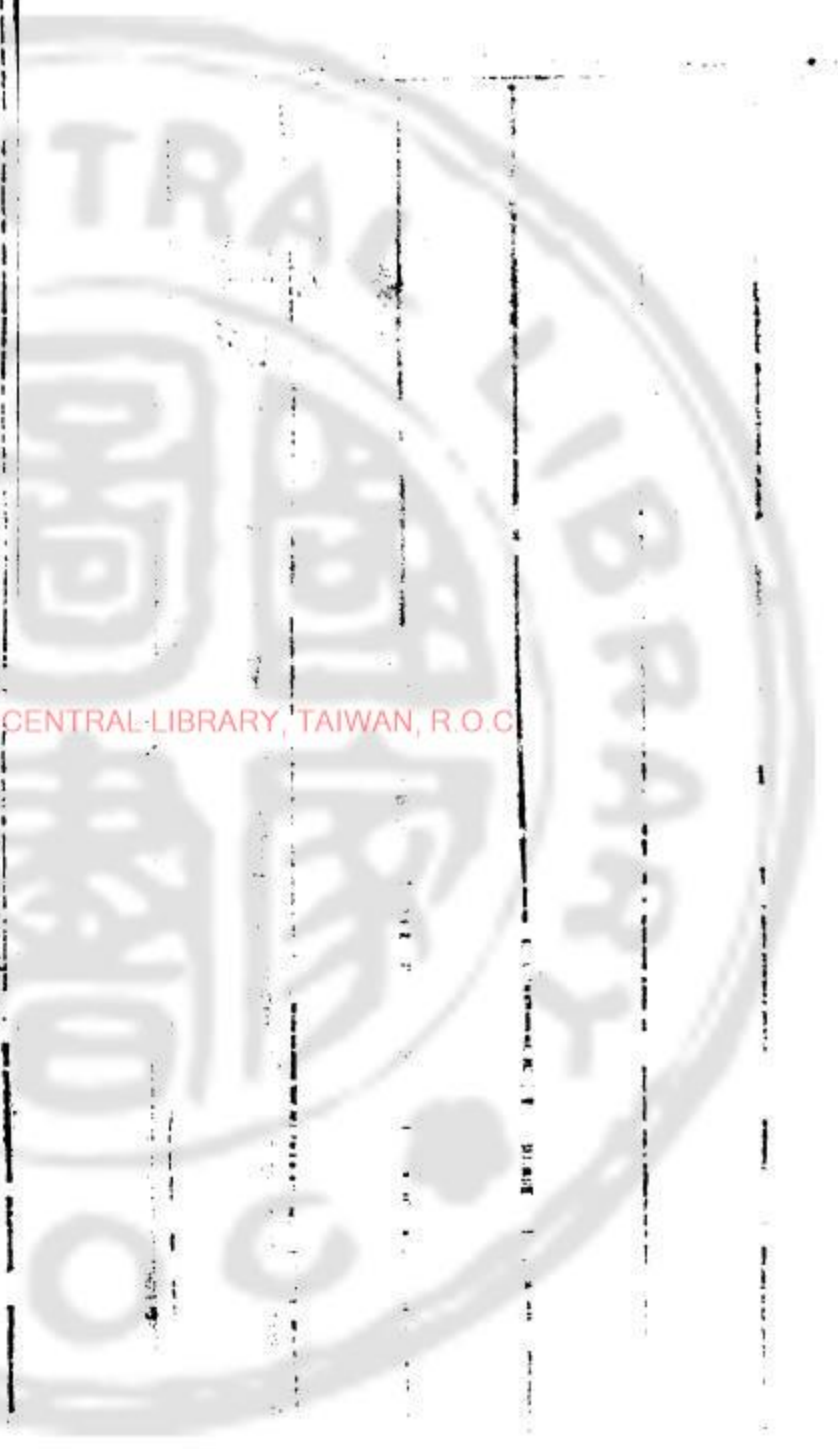
節酌通編卷之二 書時事出處

時事出處

與趙帥書 汝愚字子直。此下至詹帥

熙壬寅 詳年 月 日 漢年 譜自淳  
觀復差雲臺鴻慶至丁未 獲除江西提  
刑詳此數書當是  
奉祠在閑時也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檄有所營造  
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恩頒官司不  
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  
誇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  
等使日夜窺伺而不了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





嘗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  
爲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僞印圖榜  
列熹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  
即本因思如此乃是爲實前謗遂報諸人罷其  
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爲穩便乎向嘗蒙喻  
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  
便但夫嘗究其說耳官司爲之於義旣不可於  
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二則不能如  
法萬一爲之自此熹更不敢入階舍矣聞之憂  
恐急作此附迤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台意必

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爲書

爲書作榜也

圖榜也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  
以爲感又蒙軫其乏絕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  
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  
可知後生輩以爲割見便余傳說致誤台慈以  
爲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  
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  
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它日窘急有  
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



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浼台聽不審高明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爲如何若熹鄙見則竊以爲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旬月以來閭巷聚談不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爲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才力不盡所懷雖被譴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

察之而已

答梁丞相書

克家傳熙九年再入拜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人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趨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



發唐本  
作開

焉實引人材勤攻已缺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  
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  
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  
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  
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  
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  
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  
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嘉  
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丞相書

見上。後卿

并校唐  
本作并

并伯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此書難讀  
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  
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  
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僅得其一  
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益  
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夫也抑嘗  
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  
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  
為學正當以得師為急擇友為難耳

作并林成

李字并伯先主答

卷

四

書

示

孫

孫



答詹帥書

見大全八十七卷樂文。疑是詹義之詳見目錄。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  
度未至委頓以故而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  
到伏奉賜書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後  
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  
拾補綴又五六月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  
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  
意勉強為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無收殺只得  
封納可用與否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  
行道須得準正識字體者儻那取正其墨水澆

身設會或  
當作時

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減乃佳

音築  
聚也

也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為  
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  
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  
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  
但為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  
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  
以驚懼向者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  
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



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說已不細矣又况賤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文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朋樹黨之譏蓋宋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

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如中庸九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學官偶爲刻舊作感興詩遂爲諸生注釋以爲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老無足畏避然亦何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已熹今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司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隔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



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無窮之害耳  
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但今日紛  
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  
而攻之耳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脩  
齋戒則兼詆釋迦會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會  
讀權書衡論則斥三蘇懸室色市彼亦何嘗有  
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  
力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  
遂真為道學之害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耳  
當時與王信伯辨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

以此言屈之若在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

白馬之橋見唐史昭宣二年

事程瑀字伯寓著論語說洪興祖字慶善序之

德大指拾王信伯王燕字信伯見言行錄

伏蒙開喻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為所

著未成次第每經繙閱必有脩改是於中心實

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

來方為群小仄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

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

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為病



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  
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  
所以基坑焚黨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誨必以  
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爲說則亦無可言者但兩  
年以來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  
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  
改終覺有病者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  
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即見前日之繆本非可傳  
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鐫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  
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

少前書通卷二

五

可此則最爲下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  
粗備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竦  
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  
斯道斯民而反爲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  
浙中近年恠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強者  
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頰亦自附於伯恭侍郎  
文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爲深歎息也高  
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  
爲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  
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

甲子通編二

五



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  
為愈也

與周丞相書

必大字于充號平園。丁未三月是生管南京鴻慶

宮七月除江西提刑

熹遽被誤恩懇辭報聞未敢再告而袁吏部經由出示所被賜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不自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考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躬聽臨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為既而方知正以丞相開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賜不終而益為此紛紛也熹之

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罷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意若不自揆冒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踣亦或反貽丞相軫念之憂故今輒有荀子復申前懇欲望丞相始終哀憐少假鈞陶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祧之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有遺恨熹舊讀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之句未嘗不反復諫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



熹前日寧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  
人還拜領鉤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  
進職疏恩奉祠得請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  
丞相方且歆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爲病  
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己之周又不自勝其愧仰  
也崇福謹已拜命矣惟是進職之恩則有所未  
安者蓋方以避仇自列而彼黜己升內揆於心  
尚覺未免上九盤帶之嫌况於他人豈容戶曉  
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託以  
爲號令此何名也哉又況溫陵之行情狀未白

此必怏怏尚存餘言且其爲人亦嘗頗有時譽  
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爲之不平者異時得以藉  
口則非獨爲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以爲  
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正之  
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  
本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於左  
右拘牽倍費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公論  
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之亦  
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荀子遍  
懇群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望矜察早賜開



陳得遂鄙懷乃荷大賜進職院恩奉祀得請

刑行且拜八月又以是疾巧祠除直實文閣主

郎西京崇福宮拜職各及磨勘皆不計轉朝奉

答陳同父書

熹迂滯之見書中三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

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

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

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間界學問

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

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

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攙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

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

了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

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

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

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

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書者熹字下有所遣

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二十字○據戊申辭

免召命奏狀及申省狀等此所謂書即戊申上

封事也狀中亦有實封遣人齎進之語○大

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



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况只此僥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鹿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况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種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一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為粗識廉恥而又年紀

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怍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僥以千鈞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况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字約到彼相守三



日竟亦不能一吐兩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  
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  
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戊申十  
月趣  
入對再辭上封事此書在其後  
搶也搶飛掠也焦短人長三尺在南方  
死歸東漢魏桓語  
見桓帝延熹二年

與李誠父書

已酉五月二日  
平先生子名信甫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聯深以  
爲慰比日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  
不訛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人弟子既不足  
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

蓋非常人之比況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志  
於治而外則夷虜憑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明  
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  
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  
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日往還厚善之私深  
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  
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  
敢效常人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  
審尊兄以爲如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



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  
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甚謂  
兄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惠而忘大辱  
幸深念之晉臣光宗

與張元善書

狀彙錄呈區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  
立節抗論却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  
辭官只是兩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  
而已非有他也清源之說尤非所敢聞者由固  
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晚如此精力昏耗一事

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之福此外無  
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何事來書所  
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之遲耶觀二  
諫之去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而幹旋運轉  
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亂國家豈皆  
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但有患失之  
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切矣二諫之  
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箇做  
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忍回  
互蓋曰將以有爲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與奮



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果去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曰無後段不知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見否聞源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回戈奮擊且得不為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蕭果鄉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古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

勇云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未甚分明此乃平日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虛不明而為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為此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卜萬留念

與留丞相劄子

正○知  
漳州時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官茲蒙誤恩假守甌劬南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冒昧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



此依準通融蠲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額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承以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潛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措畫蓋已什八九成矣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喻意謂必可行熹區區自喜竊謂羣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熹區區彊顏扶病亦不虛為此來矣不幸心

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日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勅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捉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踈利發散之劑精神氣血衰竭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請罷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陽為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如此使熹寧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鄙性猶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



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  
衰病侵凌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  
俸錢祿米之計不亦可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  
能自抑已具奏牘干乞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  
此私布腹心于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  
加陶鑄或使復得奉祠歸死巖壑則又千萬之  
幸

與留丞相書

熹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  
便干冒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主教

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  
不知所爲幸今已聞奏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  
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鑄及此千萬幸甚熹又蒙  
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  
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  
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  
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  
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  
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  
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



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于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

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心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矣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



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  
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  
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  
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  
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成幾乎前年逐二諫  
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  
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  
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  
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  
輒空匄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

威尊俯伏震懼

掃門之願漢魏教欲見曹參  
且掃齊相舍人之門以自達

熹竊見紹興初年用心簡公爲相一時收用  
人材之盛後來莫及然細考其間亦豈無不  
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彊彼弱故雖少  
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  
觀丞相之心即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  
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彊此則區  
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  
之說爲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

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



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  
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下冒而  
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  
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惘款聲竭亡餘不敢  
重澆崇聽得賜省覽詳悉聞陳上謹聖朝子奪  
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烹不勝千萬幸甚  
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  
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  
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  
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

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  
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  
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勲業之茂不但  
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  
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  
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  
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  
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  
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  
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



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鑄喻至於勤繆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寧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

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



爲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踣躅之季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

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愚忠千萬幸甚  
始後省制辛亥自漳州歸寓建陽同田橋時開元本傳聞恐當作開  
示宋繼太祖嘗云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諫其失會不愧耶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  
竊以孟冬漸寒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  
熹昨者人還伏奉省劄喻以聖恩褒借不許終



辭之旨又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  
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眷憐之意如  
此其厚謹已齋戒祗拜告命奉表稱謝矣（熹末  
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獎  
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  
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  
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  
公進退之母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  
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  
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立

壹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  
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  
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  
之勢以爲君子之病將况彼黨曰盛此勢曰孤  
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  
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  
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  
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六者

**奉表稱謝**  
四月拜詞命辭職名解組歸高同由七月  
職名詔論撰之職乃罷名儒乃不敷  
湖南博副再經此是十月有拜命之謝



免之請與  
小同更詳之

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皇恐然自  
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  
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  
乃竊自幸其言之不効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  
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  
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  
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  
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  
之間投隙底熾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况

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  
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  
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  
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豪有己之私間於其間  
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  
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  
之者彼以為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詞不  
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  
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  
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



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踈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群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纖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躊躇之間而欲求之士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刃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

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群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猶狼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集益



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弥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

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誦即陸字卡卡也劉副短

初除抗論與中侍御史謂

與趙帥書

汝愚○胡南運

經界一事慮之已不為不審矣今雖有此一人之訐朝廷亦合審其虛實下諸司再令審覈



則其教誘資給誣罔之罪必將可得今所施行乃匆匆如此是朝廷不以臣僚之言為可信又不以熹之言為可信又不以諸司之言為可信而偏聽此人之說與其教誘資給者之說也丞相相知甚深薦引存問不為不厚熹雖知不足以堪此然平時狂妄所以傾倒不敢自他者亦不為不至今以此事觀之乃知丞相所以見遇者乃在漳州進士吳禹圭及諸教誘資給者之下今雖無恥其敢冒此而進哉熹伉拙奇蹇一出而遭唐仲友再出而遭林黃中今又遭此吳

禹圭矣豈非天哉天實為之豈敢尤人然復云云如此者猶感丞相相知之意而懼其以此待天下之上也幸侍郎一為誦之千萬至望丞相指留

與趙尚書書女愚子紹興三年壬子

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



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  
得不因事採正若其屯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  
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  
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  
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  
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  
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爲計又何  
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闊之策而使旁觀  
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  
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

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  
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  
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  
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  
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  
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  
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尚書天  
姿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  
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  
機合變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



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唯熹之至愚以為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恠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太於此者蓋又皆以為尚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識尚書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已以下猶然而況於南嚮萬乘之主乎尚書訪以天下之事為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

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

曹丘生謂季布曰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是下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

與留丞相書 正 癸丑十二月除 湖南安撫 辭免時也

熹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肯往往誤有收拾使令之意而熹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會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熹以衰懶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畀郡符到官一年有請



必遂如襄贈漳浦高公減免經總制錢之屬皆  
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  
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  
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  
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  
會不一卒而卒罷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  
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  
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瓊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  
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  
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唯以粗佃已

志亦庶幾陰以辭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  
而於相公則不取以爲恨也今者相公郊居累  
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  
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  
言爲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由以手札之賜慰  
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惠隆厚若  
此政使賤軀羸頓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  
劇亦當黽勉拜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熹之  
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  
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

急字攷唐  
本在稿惟



下今在  
下者實  
六譜印也

念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  
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悃並進苦言不遺餘  
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  
多致君之效其亦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熹之  
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  
之萬分而况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  
之事夫宰相以得上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  
守乃以不自失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  
如此已為盛美者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  
則是古人所謂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心

汚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  
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  
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  
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  
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  
肯出於門墻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  
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  
不敢盡吐所懷矣儻蒙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  
於再瀆則熹千萬幸甚

相公郊居當正出郊事  
見宋史聚念於朝唐本  
無念字恐此村人而其實  
子年語見左襄公十五年



與王樞使謙仲劄子簡。湖南五年五月

宗升遐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八月除章閣待制此其赴闕之後

熹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脩門尤以為苦雖荷閔勞之意職務優閒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懼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萬之幸也湘西精舍漕臺想已稟聞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厲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并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輒以為請并幾察

與趙丞相書

觀州郡力辭還家仍乞追舉職名十二月詔依舊換章閣待制撰舉鴻慶宮乙亥正月復辭不允二月至

熹竊以獻歲發春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伏蒙賜教并示差教得備祠官之數皆出陶鎔豈不知感但鑄職之請未蒙敷奏特從所請區區私分深所未安復有所懇切乞留念熹今未敢請俸必以得遂為期非若異時一再不獲尚可龜勉冒受也奏牘所陳之外又有一事蓋向來祀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



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據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爲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夫絀始祖之尊置之別廟（不）使與於合食之列而又并遷二祖止祀八世熹固已議之矣而亦未敢盡其詞也今太上聖壽無彊方享天下之養而於太廟遽虛一世略無諱忌此何禮也熹愚暗不見事機向者誤謂丞相有相知之意及今而後知丞相之大不相知

而平日相與之意初不出於誠實也然則今日不唯得罪於人主而丞相固亦謂其不堪言語侍從之選矣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考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羨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言及於此令人痛心疾首不如無生丞相其亦念之熹自此不敢復通記府之問矣目盲不辨白黑不能他及唯乞以時

爲國自重千萬至懇

後謂給事中  
壁文簡公

答李季章書

熹之子



熹歸來粗遣但左目全盲右目昏甚又脾泄時  
 作頗妨應接耳前日始拜祠命職名義不當受  
 已復上亮章賤跡何繫重輕計必得之也昨聞  
 子壽德夫之去方為歎惜忽報德脩繼往令人  
 尤不能為懷今日之勢政使眾賢交輔未必能  
 濟顧乃擗之如此其將奈何不知德脩徑歸蜀  
 耶或且留江湖間也一書煩附便幸勿沉浮計  
 此形勢與集賢不能無關涉不知能復幾許時  
 耳

耳

子壽

彭龜年

德夫

吳獬

指李章

答黃仁卿書

東

三月再

辭職召之時

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輩事  
 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  
 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云冬亦  
 嘗告之而不以為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  
 今日弄得朝廷事體即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  
 何益且是群小動輒以篡逆之罪加入置入於  
 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為國家  
 計此可為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  
 其術以至於此也

其術以至於此也

韓侂胄

指

答李公晦書

方子

乞致仕之時

五月再



按唐本作  
得所未聞

兩請既皆不遂不免再告鄙意休官尚可少緩  
而辭職不空不力正與諸人之見相反然又未  
知今此果能遂此志否累書所喻未所得聞然  
事已爾無可奈何只得任之耳試後去住如何  
鄉里雖窮寂然却無閑是非亦可樂也

作得所  
未聞

別紙或者以為鄉來封贈奏補磨勘之屬皆已  
引用次對恩數今日不當反有辭避遠近知識  
所說亦多如此而憲鄙意竊謂前此供職講筵  
之日帶此職名便合受此恩例今年已罷講職

則自不合帶此職名便不合受此恩例前日之  
受今日之辭彼此一時自不相須設使前日為  
不當受則今日只有改正納還豈可却因已嘗  
誤受而終遂其非之理至於所謂已罷講職不  
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其理亦甚分明但人不察  
耳且如侍郎給舍班皆在待制上及其補外則  
往往止帶論撰職名如近日鄧舍人是也豈可  
以其在內嘗任侍從差遣而補外亦必待帶侍  
從職名乎嘗試屏去一切利害之私而平心以  
觀之則此理曉然不難知也

此供職講筵  
日云云七月九月



十一月三日辭職名十一  
年丙辰二月申省七改二月詔依舊修撰官觀明  
論改正之不可不為蓋先生先以與章閣待制  
侍講供職今因力辭降為祿閣修撰矣待制所  
謂侍從職名也待講所謂講官也修撰所謂論  
撰職名也先生意為侍講則帶待制而受恩數  
可矣今既罷講職錡待制降為修撰則向所  
受恩例不可不改正納還也

與鄭參政劄子

元乙卯十一月再辭職名時也蓋辭職名始於甲寅冬此書在前書之前廢

區區之請又復不遂雖荷容庇得免大戾然非  
素心所望於門下也今復有狀申奏并懇  
矣此事直自去冬此等時節勞攘至今若使鄙  
意止為備禮辭讓亦何苦冒觸天威煩瀆朝聽

更使不相樂者得以議其後而終不自已耶前  
此却荷趙公察知此意許以再上當為開陳若  
渠更得一兩月不去則此事已定久矣不然則  
及國論未變善類未逐之時冒昧受了今亦無  
由追悔却是後來過了許多時月入了許多文  
字說了許多道理下梢却只如此悶默受却則  
熹雖無狀豈有顏面可見友朋今不得已須至  
再上以得為期却望參政力賜主張協贊諸公  
同為敷奏謂其所請實出誠意則天意必須可  
回或恐不欲盡奪即得降一二等却得舊來所



帶閣撰熹亦不敢固辭矣况此因熹力辭而改  
即非責降而可以保庇孤蹤免遭彈射又可以  
仰全國家退人之禮於事體殊無所傷廟堂何  
憚而不肯為乎

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  
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  
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豪髮以自  
效於當世不意莫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  
大變成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  
憤悶鬱結竟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

韻會纂  
本作莫

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為如此適增國家之  
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  
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  
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伏惟參政  
務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  
纏撓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尚在本未能平一旦  
遇事感觸不能自己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  
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抑時事如此有識寒  
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身任其責此亦中外  
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



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  
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  
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疑當信

與李季章書

所引沈隱  
便約詩見文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  
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  
路何以慰相思

史院同僚饒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季季章見  
謂平生亦甚愛此蓋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

此味季章未也胡為亦愛此耶既而思之解携  
之際但有一人衰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  
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為  
如何也饒別靈芝初御批之出臺諫給  
舍事留不可先生遂出靈芝詩

與留丞相書

薰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  
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  
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  
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  
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



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誑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偽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白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

作抵

與楊子直書

以知四年己未七月也致生

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兵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與項平父書

安世

熹老病死矣無復可言今漫遣人去下致仕文字念公平生故人下可無數字之訣時論一變盡言者得禍求全者得謗利害短長之間亦明



者所宜審處也

答張定叟書

初南軒之弟

熹昧於攝理百病交攻初亦只是常年脚氣而根本已衰不能與病爲敵遂至沈困日甚一日今已無復生全之望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墓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昨蒙朝廷不棄累加收用訖無補報狼狽而歸方此省愆尚期

後效而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羣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言踈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言庶幾且夕瞑目有以見尔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默計中外群公威望隱然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實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



也游誠之方方可仗不但抹荒一事得收置門  
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  
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  
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  
事廢乎其可濟也國志董和傳諸葛曰昔交州  
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決元直後唐字  
也法正傳只云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  
收云此云法孝直  
恐偶失照也

答劉季章書

補五年已未詔從所請

告老得謝固為甚幸而無狀之蹤乃復累及從  
之方此蹶踏不能自安忽得來書乃聞其計允

深痛惜子壽憂悴殊可念近日樓大防又已行  
遣一時流輩芟夷略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  
整頓 番聞鄉曰湖南所按吏有訴寃於朝者  
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知在晉輔  
處相聚甚善可更勉其收拾身心向裏用力不  
須向外枉費心神非唯無益當此時節更生患  
害不可知鄉曰石刻及今所刊三冊勸其且急  
收藏不可印出鄉後或欲更為此舉千萬痛止  
之也無疑志趣誠實但惜其橫起猜疑自立界  
限不肯鄉上進步書中枉費心力分踈

謹告字



為黨人名見無足  
會三異字見十七卷

接先生以  
二月九日

甲子年  
年譜所謂  
前之笑多  
作三書一  
與黃幹即  
此書也

下遂字  
與本無

與黃直卿書是月先生易箆  
三月八日憲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  
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  
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  
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略有安  
意為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礪砂巴豆等攻之  
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遂不可支吾泰兒  
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為撓然凡  
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請子諸孫切望直卿

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為門戶之羞至祝  
至祝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  
不具泰兒親  
指楚

節酌通編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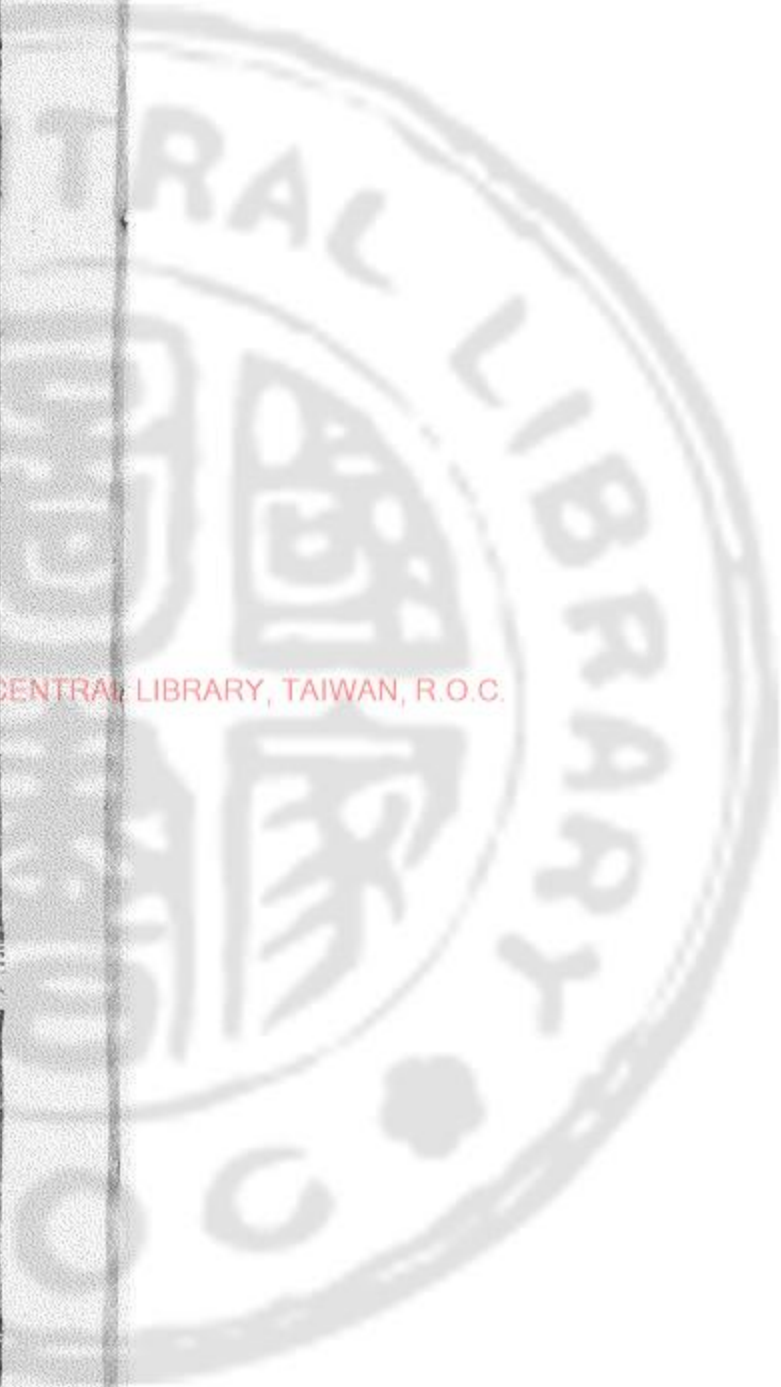


節酌通編卷之三目錄書汪張問答

汪尚書見上一卷

張欽夫見上一卷

汪尚書問答





節酌通編卷之一 書汪張問答

汪張問答

答汪尚書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醜酢如此感戰亡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



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  
自安雖未能即有譜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  
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未能忘懷  
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  
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所  
安之是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  
求諸釋氏然後安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  
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常殄滅人類者論  
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也上蔡  
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脩行之目以明吾

進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  
止觀猶吾所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  
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撥  
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爲己接正如孔子言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夷狄明道適  
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  
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  
謂於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爲吾儒當取之  
以資己學也既蒙垂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  
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

心藏也  
天台智者止觀



夫止觀者何也性之本也萬物之所由復不能復者皆與  
 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  
 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靜明  
 定止觀之法所以使群止行覺路而之妙境也  
 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  
 熹茲者累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  
 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  
 際尤竊有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  
 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愚恐他日之事  
 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  
 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冀或有助萬  
 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  
 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  
 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  
 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  
 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  
 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  
 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境兀然終日味無  
 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  
 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  
 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况俟之



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  
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  
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  
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以漸明衆理  
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  
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  
而幾微之間豪釐畢察醜酢之際體用渾然雖  
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  
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

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  
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  
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  
不及也反倫時理

道在六經何必它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  
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  
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日子之所求於  
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  
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  
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



而不察乎它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烏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喻以爾蘇之學不可與王公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

CENTRAL LIBRARY

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觀其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



新  
作  
辯

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

新  
作  
辯

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濳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祕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



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  
 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  
 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  
 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豪釐之間者  
 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  
 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  
 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  
 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熹之愚昧么麼豈不  
 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

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 要言不盡 卷輅  
曰善易者不論

易也何晏曰可請要言  
 不煩矣見三國志輅傳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  
 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  
 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  
 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  
 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  
 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  
 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  
 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



得不爲之。訕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  
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  
氏以邪攻邪。是東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  
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心鑿附會以  
濟其私邪之學也。烹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  
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  
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益欲凌跨揚  
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  
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

凌恐當  
作凌

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  
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  
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  
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  
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大下未被其禍而已。  
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  
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  
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  
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  
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未減之科。



而已豈可以是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茲茲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大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

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揚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訶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旣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已丑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之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

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又蒙喻及三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



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者  
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  
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  
也其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  
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似向  
也唐人以詩臘月  
開花似此人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  
以見間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  
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

以當誘掖之勤茲為媿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  
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  
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  
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  
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  
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  
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  
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  
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為



如何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嘗思  
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  
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  
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  
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  
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  
書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  
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又蒙語及前此妄論  
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阜恐然竊觀來

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  
禪家之說薰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  
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飮  
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不可窮  
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  
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  
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  
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  
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  
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



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  
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  
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  
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  
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  
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  
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  
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  
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  
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

可以入道後得呂滎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  
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  
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  
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  
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  
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  
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

傳及近思錄皆以此

程子易傳序語原

### 答江尚書論家廟

熹伏蒙垂問廟制之說姑以所示兩條考之竊



謂至和之制雖若不合於古而實得其意但有  
所未盡而已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  
數而失其意則多矣蓋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  
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  
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世公侯有  
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  
特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  
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  
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  
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

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  
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  
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  
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  
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  
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  
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  
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  
諸侯之大夫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  
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



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  
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  
是安可以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  
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爲法亦深得制禮之  
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爲大夫則疑未  
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  
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  
夫同爲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大侍從  
至陞朝官並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蓋  
官職高下則有古今之不同但以命數準令品

數而論之則禮之等差可得而定矣然此亦論  
其得夫而已若欲行之則政和之禮行於今日  
未之有改凡仕於今日而得立廟者豈得而不  
用哉但其所謂廟者制度草略已不能如唐制  
之盛而况於古乎此好禮之士所以未嘗不歎  
息於斯也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  
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  
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  
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  
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



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而來教所疑私家合食之文亦因可見矣但干祿之制它未有可考耳凡此皆直據鄙見與其所聞而論之以求教於門下伏惟高明財擇

而定矣以上論大夫二制之得失  
大傳篇裕本諸侯祭禮以大夫而合祭高祖之禮有自下干上之義故云干祿

答汪尚書

別紙下詢尤見謙德之盛愈下而愈先顧熹之

愚不足以有所發耳夫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為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為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為安便而又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為此或雖為之而彼為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為若為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為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



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伏惟高明試一思之如有可采願早爲之使異時史策書之可以爲後世法而宋公之事不得專美於前則區區之深願也

與汪尚書

郭子和云譙天授亦黨事後門人熹見胡劉二文說親見譙公自言識伊川於涪陵約以同居洛中及其至洛則伊川已下世矣問以伊川易

學意似不以爲然至考其它言行又頗雜於佛老子之學者恐未得以門人稱也以此一事及其所著象學文字推之則恐其於程門亦有未純師者不知其所謂之業者果何事耶凡此皆熹所疑敢并以請得賜函喻幸甚

子恐是

與張欽夫別紙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間誤字顯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下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草卿所傳語錄



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滋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踈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侯子神良

### 答張欽夫

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燭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

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曰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熹所以不能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擊磬豎拂運水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



此心而卒不可與人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  
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  
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久本心蓋謂此也來示  
又謂心無時不虛熹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  
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日遠見此  
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  
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  
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意亦非一日之力矣今  
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  
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

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  
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  
不爲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  
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  
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  
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  
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  
便能守得則僕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  
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患不能守須如此而言  
方是灑撲不破絕滲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



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  
光乍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  
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  
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  
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與張欽夫

下復有一書劇論程  
集改字文多不設

昨見共父家問以為三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  
為嘗經文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  
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  
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

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  
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  
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  
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  
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  
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虚心平氣去彼我之  
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  
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  
深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為憂若每事自  
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



有不满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  
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固有  
淺深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  
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  
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  
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  
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畝外於明哲  
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張欽夫

三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

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  
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爲  
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  
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  
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  
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故  
前日之意以爲既有正祭則存此似亦無害今  
承誨諭以爲黷而不敬此誠中其病然欲遂廢  
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  
不易處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燕况今於此俗



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殆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必盡廢之然後可又恐初無害於義理而特然廢之不惟徒駭俗聽亦恐不能行遠則是已廢之祭拘於定制不復能舉而燕飲節物漸於流俗有時而自如也此於天理亦豈得為安乎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饗陳於廟中而以

二朔之禮真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

廢之禮  
見左傳

盡廢之謂并  
飲食宴樂而

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無窮則天命之



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于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脩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

亡之前四端王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无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猶知左右迷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爲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



大本為仁之外別有盡性至命之方竊恐非惟  
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  
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  
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為審其是否而復以求  
教於彪丈幸甚幸甚彪丈德遠也蓋彪乃胡  
五峯門人與敬夫同門學  
故因與敬夫書而及此尹子固云南  
軒集遠作美所乘之氣乘恐稟字當考

答張敬夫

竊承政成事簡暇日復有講習之樂英材心化  
多士風靡此為吾道之幸豈特一郡之福哉伯  
恭漸釋舊疑朋友之幸但得渠於此有用力處

則歲月之間舊病不患不除矣此有李伯聞者  
名宗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  
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意因問之天命之謂  
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為萬理畢具耶老  
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  
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  
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熹又告之曰此實理也  
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悞矣今欲真窮實理亦  
何藉於前日已悞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  
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



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  
 前此答福州一朋友書正論此事書才畢而伯  
 聞至不一二日其言果驗亦可恠也今日上呈  
 二人伯恭皆識之深卿者舊從伯恭遊聞其家  
 學守之甚固但聞全不肯向此學用功正恐難  
 猝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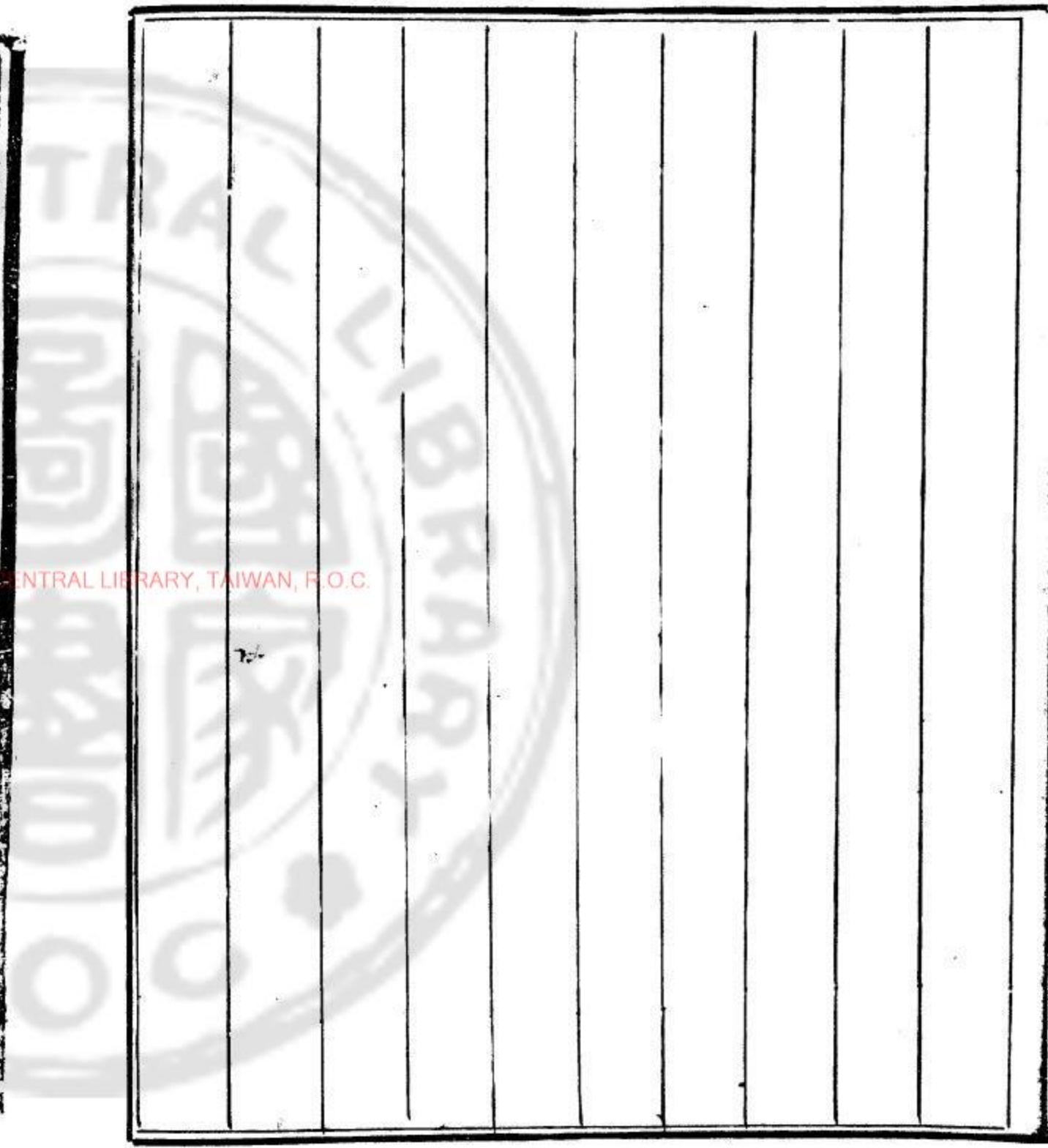
季伯聞今按聞他處作問疑作問者非又作陳處七家學指伯恭之家學

與張敬夫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  
 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  
 不會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後如何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  
 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  
 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  
 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  
 言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恠恍惚窮高極遠之言  
 也適植冥行揚子適植索塗冥行而已言盲人以杖適地求塗也  
 中字之說甚善而所論狀性形道之不同尤為  
 精密開發多矣然愚意竊恐程子所云只一箇  
 中字但用不同此語更可玩味夫所謂只一箇  
 中字者中字之義未嘗不同亦曰不偏不倚無

中庸卷之三



過不及而已矣然用不同者則有所謂在中之  
義者有所謂中之道者是也蓋所謂在中之義  
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亭亭當當未  
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蓋所以狀性  
之体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即事即物自有  
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  
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  
謂狀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  
般道理以此狀性之體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  
形道則為無過不及之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

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爾非以在中之中字解  
未發之中字也忠恕之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  
上分別淺深而言伊川是就理上該貫上下而  
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  
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  
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推已但其所以盡  
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如明道之說耳聖人雖不  
待推然已及物對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  
忠而言是亦推之也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贊  
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以看愈



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以  
看方好故非以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  
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  
成不犯人力

伊川功夫造  
極可棄天可

類聚言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  
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者又  
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  
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  
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苟  
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今蒙來喻始

悟前說之非敢不承命然猶恐不能人人皆肯  
如此慤實用功則亦未免尚有過計之憂不知  
可以史作一後序略采此意以警後之學者否  
不然或只盡載此諸往返議論以附其後亦庶  
乎其有益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寬面此恐亦非文  
意蓋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  
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  
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  
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



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  
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  
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  
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  
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  
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  
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  
夫此心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  
分之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并  
乞詳之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  
作也觀其手繪之意蓋以爲唯程子爲能受之  
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介夫既  
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  
甚焉觀其答張闕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  
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  
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  
意亦可見矣

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  
政至擇善固執處只是一時之語耳於義理指



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大率觀書但當虚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在如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雖或傳以爲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理明白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籠罩自欺之患若以此爲卑近不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爲法竊恐力量見識不到它地位其爲泛濫殆有甚焉此亦不可不深慮也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怠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來論剖析雖極精微却似未及此意思慮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熹昨承誨論(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曌可誅後患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



人望未絕觀一時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爲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當作

乘或云

藁窮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彊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

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絕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擴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悞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勅慄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爲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爲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擇之



撫唐本

唐本旁註  
日疑目字  
之誤

久不相見覺得病痛日深頃與伯恭相聚亦深  
歎今日學者可大受者殊少也奈何奈何(子壽  
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  
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  
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  
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撫窄狹不復取人  
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偶字  
有藏本且欲流行其實恐亦難行如所喻也然  
使讀者見之因前輩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  
修之日亦庶乎其小補耳

答敬天孟子說疑義

大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  
明是以其說不得而不漫也七八年前見徐  
言卿說曾問(焦某先生)為學之要(焦云先立  
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離  
聞之惘然不解其語今而思之乃知焦公之  
學於躬行上有得力處

也

此章以下先生答說  
未詳

心氣未和每加鑄治竟不能悅中間嘗覺求理



太多而涵泳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服於省  
察遂欲盡罷生面功夫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  
涵養之力竟復汨沒又不能遂大抵氣質動擾  
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二禮亦是無事生事

答張敬夫

諸論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爲無人然更事  
既多殊覺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  
奉教喻輒爲心開目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  
渠輩正坐立志不彊而聞見駁雜宵中似此等

草木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之以  
爲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覺接引學  
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  
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  
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  
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周君恨未之識  
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  
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  
此處爲難耳建康連得書規撫只如舊日前日  
與之書有兩語云憂勞惻怛雖盡於鯨寡孤獨



之情而未有以為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為如何然亦只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眾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為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

澄周變字允升南軒高弟共藏修之所曰連溪書室見語類  
難與言向

大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景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

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



前此<sub>不</sub>往方來之說正是乎忙足亂無著身處

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右論中和第三書前二書謂誤

故不

前書而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心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徃徃自見灑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

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鸞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段頓